

提交「靈根自植之後——紀念唐君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國際學術會議

提交人: 盧雪崑 (香港新亞研究所)

論文題目: 駁所謂「港台新儒家的使命終結與歷史退場」

摘要:

從網絡上讀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先生的文章〈港台新儒家的使命終結與歷史退場〉(以下簡稱〈退場〉), 勾起對新亞先師的懷念, 更為世人對一代新儒家大師之毀謗而黯然神傷。

羅永生先生在其大文〈退場〉中說:「新亞書院的著名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對他和其他人經歷的活動進行了詩意的描繪, 把它形容為一倘關於『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的悲情故事。」而他個人認為:「唐君毅是新儒家的大人物。他的批判性探索, 以及他拷問靈魂的自我批評, 很大程度上即是冷戰形構的產物。」於本人看來, 羅先生所論只不過顯出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狹隘與偏見, 然其所云「一倘關於『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的悲情故事」, 倒有幾分切近實情。

記得牟先生說過:「唐先生可以作事, 亦有作事之興趣。但是他作事不是政務官之作事, 亦不是事務官之作事, 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 而乃是立于文化意識之立場來作事。他之參與新亞校政以及承擔了新亞後期之痛苦奮鬥與悲劇結束, 皆是以文化意識之弘揚為背景。」(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 香港:《明報月刊》, 1978年3月號, 第十三卷第三期)

外在地觀之, 可以說以「悲劇結束」, 然新亞精神一經新亞諸先師樹立與弘揚, 它就內在於中華文化淵遠流長之血脈中, 含蘊於每一位承續新亞精神的學者心中。並不會如羅先生所說「使命終結」, 也不存在所謂「歷史退場」。

羅先生以其狹隘的地域主義之短淺目光視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 只以「港、台」新儒家稱二先生。豈知二先生絕非「港、台」人也, 而實乃世界之巨人也。羅先生以「冷戰形構的產物」來評論唐、牟二先生, 其立論偏頗失實, 在本人看來, 有混淆視聽之嫌。